

蔓生的草，即唐草，通常是指阿拉伯式花纹。据说唐草可上溯至古埃及时期，我不甚明了。唐草花纹细碎、繁复、向边界处铺陈、蔓延、缠绕，仿佛通向无尽的远方，充满了神秘和不确定性。这也许便是作者为这集子如此命名的缘故？涩泽龙彦在后记中引用了波德莱尔写于《火箭》中的话“所有纹样中，阿拉伯花纹是最具概念性的”，并称，“若蒙认为本书总标题来自波德莱尔的话，那就不胜荣幸了”。

我并不关心这书名来不来自于波德莱尔。这集子中的故事本身，就像是唐草——一枝枝蔓蔓，内容庞杂，回环缠绕，围绕S型柔软的茎干四下延展又不可名状，时而到无边无际的暗中发光的大海，时而到枝摇影动、婆娑幽暗的密林，时而到达初秋微薄日光照耀着的湖面，时而，又到了水声丰沛、浪花四溅，有瀑布飞奔而至的深潭。到是到了，但到达之处有什么，会有什么，还有什么，是神秘未知的，是不可预料的，是需要反复阅读体悟却仍觉恍惚的、幽暗的。也许这便是涩泽龙彦想表达的意味？《唐草物语》的译者林青说，涩泽龙彦“所展示的世界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并不完全契合，仿佛世界的现实平面在某处产生了一条裂缝，在这裂缝的边缘某些异样的东西正在闪闪发光”。

正是这闪闪发光的的东西吸引着我。在《三个骷髅》中，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更令人着迷。安倍晴明三次占卜时确认，三个骷髅分别来自花山院的三世：前世七岁时死去的小舍人，前前世十六岁时死去的后宫女官，前前前世二十五岁落入山谷圆寂的修行者。而那场景，随着安倍晴明

## 梦中所见

【文/西洲】



### 书评 >>>

《唐草物语》  
作者：涩泽龙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的禀报，渐次浮现在花山院的脑海和情绪中，亦真亦幻的描述体悟、前世与当世的重叠、场景的重现，让人恍惚，仿佛有无形的手拖曳着花山院和读者一起到达那不可名状的神秘前尘。

据说，涩泽龙彦手边有一只常年为伴的骷髅头，他写出《三个骷髅》这样的作品也不足为怪。我只是很想知道，他手边的那只骷髅头，到底是谁呢？是否也是他的某个前世？他手抚摸骷髅的瞬间，想到的是山间的凉风、林间的鸟鸣、湍流的溪水，还是幽暗不明的前世？

如果《三个骷髅》总让人觉得有些迷茫、幽暗、不知真

假和神秘难测，那么《金色堂异闻》则更明确地道出了故事存在着虚构。在这异闻中，涩泽龙彦让八百多年的藤原清衡仍旧活着，并给“我”当了一次“向导”，游览了中尊寺、伽罗御所遗址等，并借此机会描述了日本最著名的国宝金色堂及其相关的历史，在虚构中讲述历史，让人在亦真亦幻的迷雾中想去触摸当时的风物和眼下的世界。

《鸟与少女》看起来像是旅行札记，《死于火山》像关于《博物志》作者普林尼的随笔，《六道十字路》像关于马卡贝及马卡贝舞的“传记”，《女体消失》则明显带有中国的古代志异小说的意味。在《女体消失》中，跟随作者的叙述节奏，我知道纪长谷雄一定没有遵循和鬼的百天之约定，但谁会知道，那“声音美丽得无以言喻”“眉毛漆黑浓密，有如远黛”“仿佛会发光般”的美女竟会消失成水呢？

也许，正是这种不可捉摸的特质，才构成了有“暗黑美学大师”之称的涩泽龙彦，正如他在《金色堂异闻》里听到藤原清衡抑扬顿挫地唱起他从未听过的歌时的感受——“像是中国人在说梦话”。涩泽龙彦作品中展现的，大约也是梦中所见，是梦话般的呓语，是迷离曲折，恍惚幽暗的迷途，是旁逸斜出、不知所踪的神秘。

## 爱是恰如其分的熨帖

【文/蟠龙海】



### 荐读 >>>

《刚刚好的你》  
作者：艾小图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人和人的相遇、相爱甚至相离、相弃，皆是天注定。脱胎于佛学概念的“缘分”二字最妙：“缘”是命运纠缠的丝线；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无形的连结，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机会和可能。爱情中，二人相爱的缘分是由很多巧合、很多阴差阳错、很多突然、一些偶然、一些必然组成的集结体。

不过，宗教之理总归太玄奥，若要落到烟火尘埃里，仍属“爱情教母”张爱玲说得更妥帖：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在《刚刚好的你》中能看到这种被精心设计的“机缘巧合”。从这本小说里，我们便能看到这种很明显、略显刻意的命运的起承转合，读罢，或扼腕叹息，或掩卷沉思，或会心微笑，不禁与故事中的人物同欢喜。

命运的悲欢离合、富豪家族的离奇纷争、商场的精明算计、职场的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勾结与互相利用、扶持……张力十足的剧情如一张密不透风、盘根交错的蜘蛛网，勾连着故事中所有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心理距离、交往技巧等，牢牢地将读者的心捉住、缠住、粘住。这不仅反映出艾小图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视野，更体现出其优质的谋篇、运笔能力。所有情节的铺陈，流畅如行驶迅捷的跑车，但仿佛总在某个十字路口或墙角来个急刹车，再转弯后，又峰回路转，看到另一重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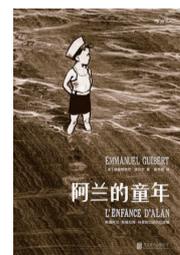
“写给遇爱则强的你。不去埋怨时间的蹉跎，相信爱，必定途遇天使”是《刚刚好的你》中的佳句和点睛之笔。在艾小图的笔下，女主角周尽欢是打不死的小强，她也是当下屡挫屡败的剩女的典型代表。故事最终的大团圆结局也印证了“缘在天定，份在人为”的道理——相爱的人若想到天长地久，莫过于“相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正如《登徒子好色赋》里议论的那样：“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爱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最重要的在于“度”即火候，这更是一种美的理念。正如男女主人公在大学里擦肩而过，在二次相遇后又因为变故差点再次错过，可是，因为两人的信念和坚守，他们逐渐成长，修正彼此年少轻狂的失误，最终才修得圆满。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刚刚好”并不是一开始感情的温度就到达沸点，而是如一煲老汤，熬过了韶光、时空抑或命运的阻隔，入口时的那恰如其分的温热、浓度和咸淡罢了。

### 新书 >>>



《失忆的爱丽丝》  
作者：莉安·莫利亚提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女人试图解开她自己谜题的深刻的个人写真。一场意外的摔倒，遗忘了一段不算愉快的十年记忆，却依然要面对一个渴望逃避的现实局面。这是一个略带残酷的现实故事，曾经的美好可能被时间所吞没。所谓人生若只如初见，遗忘是否能成为通往幸福的道路，是本书对家庭、对爱情，最深沉的反思。



《阿兰的童年》  
作者：埃曼努埃尔·吉贝尔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这是由童年时期的记忆碎片拼贴组成的一部深情而诗意的图像小说。整个故事如同一场精彩的电影，一部跌宕的漫画，人物和场景的比例结构非常准确，书中许多如同电影式的构图，让人身临其境。作者如同孩子一般童言无忌地坦诚那些成年人讳莫如深的私密经历和内心的隐秘情感，让人不禁陷入沉思。